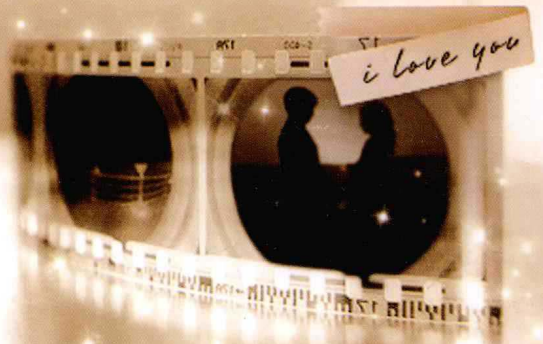


大隐隐于婚

Da yin yin yu hun

苏静初 著



隐婚男女必读之书，
当爱情和利益碰撞的时候，
你的婚姻
是不是也会被隐藏下去？

大隱隱于婚

Da yin yin yu hun

苏静初 著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大隐隐于婚 / 苏静初著. —沈阳: 沈阳出版社,
2010.10

ISBN 978-7-5441-4306-6

I. ①大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
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86985号

出版者: 沈阳出版社

(地址: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10号 邮编: 110011)

印刷者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发行者: 沈阳出版社

幅面尺寸: 165mm × 235mm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61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0年1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沈晓辉

封面设计: 姚姚工作室

版式设计: 媛 媛

责任校对: 建 伟

责任监印: 杨 旭

书 号: ISBN 978-7-5441-4306-6

定 价: 26.80元

目录

CONTENTS



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|
| 第一章 | 乌龙相亲 | 1 |
| 第二章 | 二面求婚 | 13 |
| 第三章 | 隐婚协议 | 24 |
| 第四章 | 广告拍摄 | 35 |
| 第五章 | 钢琴王子 | 40 |
| 第六章 | 往日憧憬 | 47 |
| 第七章 | 讨好婆婆 | 51 |
| 第八章 | 针锋相对 | 60 |
| 第九章 | 婚前准备 | 72 |
| 第十章 | 流言飞语 | 83 |

目录

CONTENTS

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十一章 | 同床共寝 | 98 |
| 第十二章 | 醋意横生 | 108 |
| 第十三章 | 栽赃嫁祸 | 121 |
| 第十四章 | 原不是爱 | 132 |
| 第十五章 | 烛光晚餐 | 147 |
| 第十六章 | 心有所动 | 159 |
| 第十七章 | 车祸内幕 | 171 |
| 第十八章 | 日渐沉沦 | 183 |
| 第十九章 | 亲密接触 | 199 |
| 第二十章 | 公诸于世 | 212 |
| 第二十一章 | 角色定位 | 223 |
| 第二十二章 | 绑架事件 | 235 |
| 第二十三章 | 炫目舞台 | 244 |

第一章 乌龙相亲



“小姐，请问有预约吗？”站在装潢精致的四星级饭店前，林晚晚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装束，长袖白衬衫和黑色西裤，中规中矩，简单朴素。相比之下，这些服务生的制服反而要比她的好看，而且对方略施脂粉，明艳照人，让她突然心生怯意。只是服务生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，笑脸迎人，礼貌周到，丝毫没有任何鄙夷的表情。

林晚晚吁了口气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进去走一趟也算是对舅妈有个交代。据说男方是本市稍有名气的小开，一个普通的相亲，居然会挑上这样高级的地方。

她实在想不起舅妈订的位子在哪里，斟酌了一会儿，迟疑地说：“呃，我来见一位先生，姓顾。”服务生了然地点头，领着她往里走，有专人接过林晚晚脱下的大衣外套。穿过大堂，走到靠内的名为“紫藤”的包厢前，服务员推开门，“小姐，这边请。”

座位上已经坐了一位男士，至于是圆是扁，林晚晚眯着眼，完全看不清楚。

她下意识地摸向鼻梁，这才想起自己之前在车上把眼镜拿掉了，随手放入了外套的口袋里。以自己七百度的近视，眼前是一片模糊。林晚晚眨眨眼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

其实以她这样的条件，要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，无疑是异想天开。也就舅

2 大隐隐于婚

妈一直不死心，不停地给她介绍适龄男人，实行“宁可错过不可放过”的政策，逮到一个算一个……

“小姐要喝点什么？”对面的男人起身相迎，继而礼貌地帮她拉开椅子。再次落座后，沉默了一会儿，那男人绅士地拿起菜单递了过来。

林晚晚适时地挡了挡：“我晚上还有事，顾先生随意就好。”

对方可能没想到她专程来相亲还会急着走，愣了一下，随口报了几个菜式，让服务员尽快上菜，之后还解释道：“特意来，招牌菜不尝一尝总是可惜的。”

林晚晚含糊地应了一句。反正这顿饭是男方请客，她只要填饱肚子就行，也不太讲究。

虽然看不清这位顾先生的长相，不过光听这声音，语速不快，有点低沉，算得上是性感，倒是比之前的男人都要悦耳得多。就不知道这相貌，是不是跟这声音搭配？

菜很快就上桌了：干煎银雪鱼、一品梅花参、鲍汁鲜草菇、鲍参翅肚羹……荤素搭配，价钱看起来还算合理。林晚晚不是没遇过相亲的时候，男方为了显摆自己的富有，胡乱点贵菜，最后竟然有让她凑钱的糗事发生……

林晚晚没戴眼镜，显得有点心不在焉，也不费心思找话题，只顾低着头吃东西。她也确实是饿了，午饭的时候为了赶着打印下午的会议文件，就扒了几口饭草草了事。

顾凯相亲的次数并不少，碍于家里的压力，不得一次又一次地在相同的餐厅，相同的位置，见不同的年轻女孩。他算不上相貌英俊，难以给人深刻的印象，可是他为人彬彬有礼，家里条件不错，每次相亲都能让对方留有好感。这还是他第一次被女方冷落，甚至于对方才刚到，就想着要尽早结束。

顾凯难得起了一点好奇心，尽量挑起轻松的话题，让桌上的气氛缓和。可是对方嗯嗯啊啊的敷衍回答，让他也提不起劲来。尤其是，他对这位小姐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仔细一看，她的身材娇小，相貌秀丽，一头乌黑的直发，瓜子脸，脸色有点苍白，入门后一双眼习惯性地眯起，不经意间眉宇噙着一股自然而然的妩媚风情。

顾凯犹豫了一会儿，忽然问：“小姐，我们之前是否见过？”

林晚晚一听，险些把刚饮下的水喷出来。这年头，竟然还有人用这么过时的套近乎方式，实在令她感到惊讶。

显然，顾凯也觉得自己这话会让人产生歧义，笑着摇摇头，也不再开口了。

一顿饭安安静静地吃完，顾凯看她不停低头悄悄盯着手表，有点无奈地叫来服务员结账。这样明显的逐客表现，他想当做看不见都很难。只是这时候，服务生脸色尴尬地又带着一位衣着体面的年轻女子走了进来，让顾凯和林晚晚颇有点哭笑不得。

顾凯转过头，失笑道：“你不是文小姐？”

林晚晚也笑着摇头，“不，我姓林。”

这出乌龙，显然是顾凯常年定了这个位置来相亲，服务生一看见年轻女孩要见顾先生，立刻就领了林晚晚过来。没想到的是，她要见的是另一位“顾先生”。

“或许我该去解释一下？”让文小姐稍候，顾凯体贴地站起身。想到因为他的缘故，让另外的顾先生久等，总归是他的责任。

林晚晚看了眼手表，无所谓地耸耸肩，“我确实得走了，看来是跟那位顾先生有缘无分了。”她朝顾凯和那位文小姐礼貌地点点头，直接起身就出了包厢。看着林晚晚干净利落离开的身影，顾凯眯着眼若有所思，他的确曾经见过她，只是在什么地方？

林晚晚直到十一点才结束了晚上的家教，拖着疲倦的身体上了最后一班公交车，额头抵着车窗，昏昏欲睡。家教的工资并不高，学生又是小学一年级的小女孩，知识点不多，晚上一般就监督她做作业，再检查一下，复习再预习，并不太难。可能她看起来好说话，那家长将时薪一压再压，最后索性包月，林晚晚却没有多少怨言。毕竟现在的大学生从街上一抓一大把，自己高中学历就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家教，已经很庆幸了。虽然比一般人的薪水低一点，但几个月下来还是有相当多的额外收入了。

林晚晚几乎要睡着的时候，手机响了起来。不用看，也知道肯定是舅妈了。

果然……

“晚晚，舅妈这次介绍的人挺好的吧？一表人才，研究生毕业，下个月就要去研究院工作，家里开公司的，身家不错。他听了你的情况，又看了你的照片，觉得挺合适的，你们见面谈得怎么样？”舅妈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尖厉，扯着嗓子，又说得极快。

林晚晚的瞌睡虫全给吓跑了，把手机从耳边往外挪了再挪，“舅妈，顾先生

觉得真人没有照片漂亮。其实，我一个人也是可以的，妈那边也能照顾到……”

“你又不是三头六臂，还能弄一棵摇钱树来？”舅妈急急打断她，语气明显不高兴了，“这位顾先生条件很好，回头我去探探口风，适合的话你们再继续交往看看吧。”

不等林晚晚回应，那边转眼就挂了电话。舅妈性子从来都是风风火火的，说一不二。林晚晚当然知道，她为什么这样急着让自己嫁人，但是心里并不怨。

这几年，如果不是舅舅一家帮忙，恐怕妈也支撑不到现在……只是她身上背的不是包袱，而是一个无底洞。这会儿要嫁人，还一定要嫁个有钱人，真是难上加难。

“晚晚，又通宵了？”上班踩着点进公司的莫妍把包包一放，侧头看向邻桌的晚晚，皱了皱眉头。

林晚晚扶了扶鼻梁上的那副无框的眼镜，无奈地笑了笑，“没有，昨晚挺顺利的。”除了家教，她还接了零散的英文兼职翻译。昨晚只是普通的文件，没有费太长的时间，不过也凌晨四点才眯了一会儿眼。

后面的，林晚晚自然是不敢跟这位同校师姐提起的。

莫妍看着她，突然问：“昨天你舅妈又介绍男人来了？”

林晚晚点了点头，看见这位一直关心自己的师姐脸色不悦，出声安慰道：“舅妈认识的人多，也是好意……”

“好意？”莫妍伸手点点她的鼻子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，“上次说是行业精英，聪明绝顶就算了，啤酒肚也没什么，可是个子不但比你矮半个头，居然还离异，有个两岁的孩子。”

林晚晚苦笑着，却也答不上话。

“再上次，说是某企业的技术人员，年薪六位数，家庭背景不错。见面的时候对方讲什么来着？”莫妍颇有咬牙切齿，复述道，“结婚后一切都要以我为尊，要照顾二老，不能忤逆他们，要包揽所有的家务，让我在外工作没有后顾之忧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莫妍愤愤道：“你舅妈究竟从哪里找出这么多极品男人来？而且，这算哪门子的好意？就算是要找个有钱的男人来分担，也不用这么迫切吧。”

这压根就是把人往火坑里推，恨不得立刻就把林晚晚卖掉，免得滞销了。

林晚晚看她就要冒火了，急忙低声安抚，“没事，也就见见，合适的话再交往看看。”

莫妍看她没心没肺的模样，郁闷了，“你索性把眼镜拿掉，免得待会儿你舅妈不知给介绍什么男人，见了夜里得做噩梦的。”

“还有，别当自己还年轻就一直透支，看你这眼睛就快跟熊猫有得一比了。”

听了她的话，林晚晚心里一暖。当初如果不是莫妍的帮助，以她高中毕业的学历，要进入这间在国内广告界首屈一指的大企业简直是难如登天。即使现在只是个普通的小助理，薪酬已经比其他地方不知好上多少……

林晚晚对这位师姐一直很感激。

“对了，有个小道消息。”莫妍凑过来，一脸兴味，“下周副总要来分公司巡视，据说成熟稳重，彬彬有礼，最重要的是英俊多金，身价不菲。”说完，她不由打趣道，“既然你舅妈那么想让你嫁有钱人，这位副总绝对符合标准。”

林晚晚兴味索然，只含糊地应了一声，“我舅妈还没这么神通广大，认识这样的人……总监来了，干活吧。”

她们的上司是这里的创意总监张茵，每天的衣服都是一身黑，长发盘起，一丝不苟。作风严厉，办公室里所有人都被她训斥过。暗地里，有人给张茵取了个外号叫“灭绝师太”，绝对的贴切。

莫妍平时心直口快，无所顾忌，最怕的就是这位“灭绝”总监。闻言，她立刻正襟危坐，无比认真地盯着桌上的一张纸。邻桌的林晚晚余光一瞥，发现莫妍手上拿的是她昨天中午多打的一页文件……

“今晚的音乐会，一起去？”郑源直接推门进了办公室，甩了甩手里的两张票。

顾凯从办公桌上抬起头，看向他的好友兼得力助手，好笑道：“怎么不跟你女友去，居然来找我？”

郑源耸耸肩，“她临时要出差，没办法。就这样浪费掉也不好，跟别的女孩子去，小辰回来还不撕了我？”

顾凯摇摇头，郑源的女友莫辰他见过几次。身材高挑，容貌漂亮，为人精明能干，就是独占欲太强。在公司里，郑源的下属和秘书全都是男性，足见莫辰的“强权”深入人心。难为好友一直忍受得了她，顾凯唇角含笑，如果是

他，恐怕早就要吃不消了。

见他无兴趣，郑源把票往前一递，“钢琴王子宋晨的音乐会，你不是一向最喜欢他弹奏的肖邦？”他忽然一顿，挑眉道，“说起来，四年前你不是在场观看了那场青年钢琴比赛，宋晨就是当时的总冠军……”

顾凯猛地一抬头，愣是把郑源吓了一跳。

“难怪有些熟悉，原来是她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？难道咱们的顾大少也看上谁了？”郑源饶有兴趣地弯下腰，凑过头，就差把耳朵伸到顾凯的嘴边。

顾凯往后一仰，直接把手里的文件朝他怀里一抛，“今晚妈又约了文家小姐，如果能帮我推掉，就陪你去音乐会。”

郑源苦着脸，要打消伯母把顾凯 sale 出去的念头，实在是不能完成的任务。他不解道：“你上回不是见了那位文小姐，怎么又见一次？终于打算定下来了？”

顾凯抬手抚额，上回的乌龙，实在不知该从何说起。

“帮你打发掉是不可能了，当大灯泡我还是绰绰有余的。”郑源摸着下巴，一脸笃定地应承了。

原本两人的晚餐变成了三人行，文小姐即使修养再好，也难免没有好脸色。匆匆结束这顿饭，她便礼貌地起身离开了。

郑源在她身后悄悄做了个胜利的姿势。顾凯端起高脚杯，心情亦颇为愉快地喝下杯中的红酒。终于又打发掉一个，可喜可贺。

“那位文小姐长得漂亮，说话细声细气，温柔贤淑，身材更是没话说。反正你是顾家独子，无论如何都要结婚，这样出色的尤物娶回家也未尝不可。”郑源懒洋洋地单手撑着下颚，似笑非笑地上下打量着对面的顾凯。

“还是说，顾家大少其实有哪些方面的隐疾？”

顾凯懒得继续听他的疯言疯语，抓起外套就往外走，“我累了，音乐会就不去了。”郑源跳起身，不悦道：“喂喂，你这叫做过河拆桥，太不厚道……”正说着，前面的顾凯却忽然停下脚步，让郑源险些撞上他的后背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顺着顾凯的目光，郑源望见酒店大堂中央一对男女面对面地坐着，男人一

阵阵拔高的呵斥声响起，周侧的客人频频瞥去厌恶的眼神。

“大堂经理怎么做事的，这个时候居然不上前劝说，让其他客人倒足了胃口？”这间酒店是顾家名下的，郑源也时常过来。看不过眼，他招手正要叫人，却见顾凯已经大步走去。

林晚晚头疼欲裂，没想到一场相亲竟然会落得这样尴尬的境地。舅妈果然有所保留，把她的情况说得轻巧，对方懵懂无知，自己这一提，立刻就怒了。

“……你舅妈说得天花乱坠，原来不过是骗钱的！讲什么病弱，压根就成了植物人，这药费跟扔大海里一样，有去无回！”清瘦的男子西装革履，训起人来头头是道，口沫横飞。

话到最后，越发难听了。

“长得是挺漂亮的，就不知道用这张脸蒙了多少男人，骗了多少钱。好在我聪明，一开始就问清楚了，要不然还真得吃这暗亏！”林晚晚已经忍无可忍了，皱紧眉头，身侧的双手用力握成拳。

男人说了半天，看她不还口，嘴角噙着一抹得意的笑，目光斜斜地一扫，“身材还过得去，听说是处女，就不知会不会是残花败柳……”

冰凉的清水骤然泼了过去，打断了他的话。林晚晚把手里的玻璃杯往桌上一放，冷冷地开口说道：“顾先生，这里是公众场合，请注意你的措辞。”

“你——”男人没料到她居然会来这么一手，赤红着眼，一把抓住林晚晚的手臂。这女人今晚让他丢尽了面子，他绝不会就此罢休！

“顾先生，好久不见了。”顾凯淡笑着迎了过来，似乎对他们剑拔弩张的气氛视而不见。顾家长子，不管是谁都得给上三分薄面。

男人瞪了林晚晚一眼，收回手，嘴角勉强扯了个笑，“顾总，真巧，也来这边吃饭？”

“嗯，跟朋友来的，正要走。”顾凯睨了一眼他们那一桌，招手叫来了大堂经理，“难得碰上，不如我做东？”

“顾总客气了，我们也吃好了正要走。”男人一身狼狈。顾凯体贴地让人送来干净合身的衬衫，还一路送到了酒店门口。

这场闹剧，就如此轻易地结束了。

林晚晚呆愣地站在原地，许久才叹了口气，无视四周探究的目光，匆忙走

了出去。在酒店门口看到方才替她解围的人，林晚晚感激地朝他一笑，“先生，刚才多谢你了。”

“举手之劳而已。”顾凯看着她，笑言，“原来刚刚那一位，就是林小姐之前错过的另一位顾先生。”

林晚晚一愣，后知后觉，“你是上次的……”

见她神色吃惊，顾凯无奈一笑，“我还是第一次知道，自己的相貌居然平凡得让人毫无印象？”

林晚晚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，歉意地说：“我的近视很深，上回忘记戴眼镜了。”顾凯一听，心里有点纳闷。她竟然对着一个面容模糊的陌生男人相亲，是全然不在意对方的相貌，还是跟自己一样敷衍了事？

林晚晚看了眼手表，家教的时间差不多到了，刚刚没能吃上饭，现在也没时间了。“林小姐要去哪里？我开车送你。”顾凯细细看着她，对林晚晚的印象还停留在四年前，有点惊讶这人的变化很大。要不然，他估计第一时间就能认出来。

“不用了，去的地方离这里不远，我坐公交车就行。”林晚晚想着在前面的便利店买一盒牛奶将就着，免得晚上又要饿得胃疼了。

望见她急急走远的身影，顾凯深感他的魅力最近在急剧下降。

郑源去停车场取了车回来，只能稍微瞅见林晚晚的模糊身影，他把手臂横在顾凯的肩头，调侃道：“难得顾大少竟然还有吃瘪的时候，这女人是谁？”

顾凯甩开他的手臂，扭头简略地说了一句：“一个故人而已。”只有一面之缘，恐怕林晚晚根本不记得有他这个人……

“晚晚来了，每周都这么准时。”病床边的人刚洗完手，看见推门走入的林晚晚，笑着朝她点了点头。

“章姨，辛苦你了，剩下的我来做吧。”林晚晚挽起衣袖，小心翼翼地掀起被子，熟练地替床上的人按摩。用力适中，不能太使劲，又不能太轻，不到一会儿她就满头大汗。

章姨看着越发消瘦的林晚晚，不由有点心疼。她是这医院的专职看护，照顾这个病房的人已经足足四年了。

“妈的情况还好吗？”稍微告一段落，林晚晚擦擦额上的汗，细心地把被子

盖好，免得床上的人着凉。

“还是老样子，说会慢慢好起来的。”章姨小声说。一般的植物人躺了几年，肌肉萎缩，各方面的器官都会有衰退的现象。难为林妈妈除了因为只是输液而变得皮包骨外，各项指标十分稳定，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。尤其是在她跟林晚晚的小心照料下，坚持替严茂兰按摩，肌肉萎缩得相对比较迟缓。

章姨做这一行将近十年，第一次遇到这样有孝心的孩子。严茂兰即使在三伏天，后背和腿上也沒热得起痱子；在严寒的时候，亦不见有冻疮。

林晚晚平日忙得脚不沾地，一有时间总会来医院，在床边握着严茂兰的手，小声说着自己这周琐碎的事。即使她明白床上的人昏迷不醒，不可能听得到，但这四年来一千多个日子，也从来没有放弃过。

章姨见她脸色苍白，眼底一圈的青影，暗暗叹气，“晚晚还没吃吧？我带了饭菜，一起来吃。”

林晚晚笑着谢了她，又听章姨苦口婆心地劝说：“虽然你妈妈的医药费是很大的负担，可是你也别忘记照顾好自己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别到时候你妈妈好了，晚晚你却倒下了……”

“我晓得的，”林晚晚知道这位看护一向热心，对自己又多加照顾，心里一直很感激，“章姨烧的菜越来越好吃了。”

“你这孩子嘴巴真甜，喜欢就多吃点，瞧你最近瘦的。”章姨皱着眉，用筷子挑着菜里的肉往她碗里夹，恨不得让林晚晚一下子吃成胖子。

林晚晚笑咪咪地把饭菜都吃了个干净，平时太忙，没能静下来好好吃一顿，每周就指望着章姨给她加菜了。尤其是，章姨的饭菜里，依稀能吃出往日严茂兰的手艺……

望着章姨乐呵呵地把碗筷收了，出去刷洗，林晚晚满脸挂着的笑意才慢慢退了下去。她站在病床前，看着妈妈高雅清丽的面容现在苍白且憔悴，身上插着各种管子。那双慈祥的眸子，紧紧闭着，自四年前就再也没有睁开过。

林晚晚跪在床边，小心避开输液的针头，握着严茂兰的手心呢喃，“妈妈是不是在做着美梦？只是这场梦，您做得太久了，晚晚一个人就要支撑不下去了……”

许久，她红着眼出了病房。

章姨习以为常，伸手拍拍林晚晚的肩膀，无声地安慰着。在医院这么多年，

看惯了无数的生老病死。但她还是疼惜这个孩子，希望晚晚能过得更好……

“章姨，这个月的看护费，得下周才能给您了……”林晚晚低下头，胡乱揉了揉眼，歉意地说道。物价上涨，药品的价格也升了不少。她向来没有积蓄，只能想着周一笔翻译的钱打过来，先给章姨垫上。

章姨深知林晚晚的性子，这几年从来没拖欠过看护费，对她还是很信任的，“晚晚，如果手头太紧，你晚些再给我也行。”这孩子不要命地工作，章姨真怕她的身体要吃不消了。

林晚晚笑了，“多谢你，章姨。”

“真巧，林小姐。”直到医院探视的时间即将结束，林晚晚这才出了病房，靠着冰凉的墙壁稍稍吁了口气，没想到会遇到熟人。

她礼貌地笑了笑，“你好，顾先生。”瞥见林晚晚通红的双眼，顾凯目光一闪，“我爸的老毛病又犯了……林小姐这是？”

林晚晚低下头，“我来看看我妈……顾世伯还好吧？”

“急性胆囊炎，医院紧张得不行，一进来就送急诊室，现在在里面就我爸还活蹦乱跳的。”顾凯笑得有点无奈，看着他爸成了医院急诊室里面第一个还能自理的病患。

“林小姐现在有时间么？我想跟你谈一谈。”

林晚晚看了看手表，离家教的时间还早，又想到这人前几天替她解了围，于情于理也该答应，便点头了。

医院的一楼设了休息室，是专门为病人家属服务的。顾凯熟门熟路地点了一杯咖啡，林晚晚则要了一杯橙汁，两人面对面地坐着，好一会儿相顾无言。周围有小孩的吵闹声，家长的呵斥，还有家属愁眉苦脸地低声交谈。

林晚晚受不住这样的沉默，率先开口：“不知顾先生想要跟我谈什么？”

顾凯盯着手里的黑咖啡，忽然抬头说：“林小姐，我们结婚吧。”

林晚晚愕然地看向对面的人，下一刻心生恼怒，“顾先生，请不要拿这样的事开玩笑。”

“我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。”顾凯敛了笑，目光炯炯，“我是认真的。”

一个前后只见了三次面的人，却突然向她求婚，林晚晚实在听不下去，站起身就要走。顾凯抓住她的手臂，轻声说：“林小姐不妨听下去，这件事对你我

来说百利而无一害。”

“不必了，”林晚晚挣扎了几下，却甩不开他的手，不由蹙起眉，“顾先生，请自重。”

“令堂的事，我略有耳闻。一大笔的医药费，是个不小的负担，单凭林小姐的工作，以及各项兼职，只是杯水车薪。”顾凯从容地收回手，满意地看着林晚晚再度坐下。林晚晚秀丽的脸容微微发白，她睨了他一眼，语气极为不悦，“顾先生找人调查我？”

“没有。”顾凯摇摇头，漫不经心地笑了，“林小姐当初的事轰动全国，随意翻查四年前的报纸杂志就足够清楚了。”

林晚晚抿紧唇，桌下的手握成拳，隐隐有些颤抖，“这跟顾先生要和我结婚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你需要一大笔钱来支付令堂的医药费，而我又厌倦了一次又一次的相亲。各取所需，林小姐不觉得我们很合适？”顾凯倾身向前，放柔了声音，循循诱导。

“这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交易，结婚的事除了至亲，也不会有其他人知道。”林晚晚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心里有点动摇。但是这几年经历了不少事，她无论如何都不愿将主动权交在别人的手上。

林晚晚迅速镇定下来，沉声问：“顾先生的意思是，婚后你会主动承担我母亲以后所有的医药费用。而这段婚姻，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公证，没有婚礼，也不用知会两家的亲属？”顾凯眯起眼，所有的医药费用……看来她比自己想象中要谨慎和聪明。

“不错，顾家会支付令堂这笔昂贵的医药费。而婚后我能给你的，除了顾太太的名头，只有一颗华而不实的钻石戒指了。”

“我很怀疑，这笔庞大的费用顾先生确实有能力支付吗？”林晚晚抬起眼，直白地问。顾凯嗤笑一声，答道：“林小姐那天去的酒店就是顾家名下的其中一处产业，如果还抱有疑问，我可以立刻请顾家的私人律师过来，大约说说顾家现有的资产。”

闻言，林晚晚沉思了片刻，心里已经有了决定，“顾先生，这段婚姻的限期是多久？”

“三年如何？”顾凯靠在椅背上，难得打趣道，“就怕那时候，林小姐舍不

得结束这段婚姻。”

“既然顾先生担心这一点，我们不如订下一份协议，免得事后发生不必要的纷争。”林晚晚望着对面神情闲适的男人，心不在焉道，“既然顾家有自己的律师，也就省去了不少麻烦。等协议出来，我们再细谈。”

家教的时间差不多了，她没有再看顾凯一眼，径直离开了。留下顾凯喝着杯里已经冷了的黑咖啡，唇边微微上扬。方才林晚晚突然从柔弱的兔子变成刺猬的模样，令他不禁觉得，往后的日子会相当有趣……